



ICELANDIC CULTURE SERIES

冰 岛 文 化 丛 书

萨迦选集

——中世纪北欧文学的瑰宝

上 册

ICELANDIC

SAGAS

A SELECTION



商 务 印 书 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90033812

冰岛文化丛书

ICELANDIC CULTURE SERIES

萨迦选集

——中世纪北欧文学的瑰宝

· 上 册 ·

石琴娥 主编

石琴娥 周景兴 金 冰 译

ICELANDIC

SAGA

A SELECTION



90033812

商务印书馆

2000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萨迦选集/(冰岛)佚名著;石琴娥等译. -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0

(冰岛文化丛书/石琴娥主编)

ISBN 7-100-03054-4

I. 萨… II. ①佚… ②石… III. 民间故事 -
作品集 - 冰岛 - 古代 IV. I535.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3723 号

本书由冰岛文化教育部赞助出版

SÀJIĀ XUǎNJÍ

萨 迦 选 集

(全 两 册)

石 琴 娥 主 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河北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3054-4/G · 404

2000年5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0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37 5/8 插页 2

印数: 5 000册

定价: (平) 60.00 元
(精) 70.00 元

中世纪北欧文学的瑰宝(代序)

冰岛驻华大使奥拉夫·埃吉尔松

本书是冰岛萨迦的第一个中文版本。对于创作它们的民族来说,冰岛萨迦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在世界古典文学的殿堂里,冰岛萨迦也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

由于有了冰岛萨迦以及冰岛丰富多彩的文学遗产,冰岛人——居住在欧洲最西端、位于北极圈上的岛国的居民——比那些对自己的祖先仅有泛泛了解的民族更清楚自己 1100 年历史的起源以及祖先们的生活。冰岛萨迦使冰岛语得以保存下来。这一具有强大生命力、形象生动、娓娓动听的语言为冰岛人度过那些饱受外族统治、瘟疫肆虐、气候恶劣、火山爆发之害的漫长而又艰难的岁月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毋须赘言,在广播电视出现以前,在每天仅有四小时阳光照射的北方黑暗而又严寒的冬季里,冰岛萨迦还给人们带来了消遣。也许可以这样说,在塑造冰岛的民族特征方面,冰岛萨迦和冰岛语所发挥的作用任何其他因素都无法比拟的;它们使冰岛人深信,尽管他们在众多的地球居民中属于少数,但他们完全有权利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存在下去。

但是,对于其他民族,尤其是对于居住在地球另一面的中国

001 —



人来说，冰岛萨迦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启示呢？这两本书的读者自然会作出最好的评判。我们将拭目以待。

与此同时，我们可能还会想起一位智者的话。他说，冰岛萨迦展示了人际关系的各个方面。许多冰岛人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这些萨迦，每次都能获得对人生和人性的新的认识。20 世纪冰岛最重要的诗人之一托马斯·古德蒙德松(1901—1983)在其一首脍炙人口的诗中描绘了美丽的中国和她辉煌的皇家宫殿。在这首诗中，他认为人都是相似的，不管居住在什么地方。若果真如此，我们便可期望中国读者也会喜爱冰岛萨迦。在历史上，曾有一些挪威人不愿屈从于暴君的统治、不愿向他纳税，因而逃离了挪威，建立了古老的“冰岛共和国”(930—1262)。在同一时期，中国的著名诗人范成大(1126—1193)也关注着类似的问题，写下了反对苛捐杂税的诗篇。这也许表明，居住在世界上不同地方的人在情感上是相通的。尽管中国读者可能会对某些方面或细节感到陌生，但我们希望他们将会发现，把自己的哲学和知识与本书所体现的精神进行比较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

我们都喜欢感人的语言和优美的文学风格，冰岛萨迦在这两方面都颇为著名。西方小说的传统就根植于冰岛萨迦之中。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世界上一些最著名的作家和文学家都感到有必要阅读冰岛萨迦，既是为了消遣，更是为了接受教育。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的著名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冰岛文学为创作基础的。阿根廷著名诗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1899—1986)曾经指出，古代冰岛文学最著名的作家、据信创作了《埃吉尔萨迦》的斯诺里·斯图鲁松(1178—1241)驾驭文字的技巧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威廉·莎

士比亚(1564—1616)。博尔赫斯为此举了个例子:在斯诺里的历史著作《海姆斯克林拉》描述的斯沃尔德之战(约公元1000年)中,挪威国王奥拉夫·特莱格瓦松和坚守国王军舰的最后一名弓箭手之间有一段对话。当时,敌方一名士兵瞄准弓箭手的弓弦射了一箭。弓弦断了,并发出一声巨响。“是什么东西这么响?”国王问道。“哦,陛下,是从您手中滑落的挪威。”“可损失并不大啊,”奥拉夫答道。但实际上,在这场战斗中,挪威人战败,国王也阵亡了。

在出版的这些萨迦中,这样简洁的画龙点睛之笔随处可见。我仅举两个例子。一个见于《尼雅尔萨迦》:主人公赫利扎伦迪的贡纳尔的敌人袭击他的农庄,要杀死他。他们派了一个人爬到屋顶,看看贡纳尔是否在家。以擅长使用戟为武器而著称的贡纳尔迅速出击,刺伤了那个人的腰部。那个人踉踉跄跄地从屋顶上摔下来之后,那些人问他贡纳尔在不在家。“我不知道,但他的那杆戟肯定在家,”那个人说道,然后就倒在地上死了。另一个例子见于《埃吉尔萨迦》:主人公埃吉尔的父亲斯卡拉格里姆对照看他儿子的保姆大发雷霆,吓得她跳进海里企图逃走。斯卡拉格里姆并未就此罢休,朝她扔了一块大石头,打中了她的肩胛骨,结果石头和保姆“哪个都没有再浮上水面”。

以上这些主要都是关于战争的描写。同时在这些萨迦中也不乏关于和解、妥协与高尚品格的传奇,其语言同样令人难忘。这更加真实地体现了多个世纪以来在北欧国家——冰岛、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回首过去,他们把维京时代屡次发生的激烈冲突及其后果作为重要的经验教训,从而把维护和平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在联合国大会这个承



担着缔造世界和平艰巨任务的全球性机构开会的时候，用来主持会议的木槌是冰岛赠送的礼物，槌头上是一个维京海盗祈祷和平的图案。

在维京时代（793—1066），来自斯堪的纳维亚、追求声望与财富的勇士们足迹遍及四海，向西到过苏格兰、英格兰和爱尔兰，向东到过俄罗斯，向南到过地中海和君士坦丁堡，他们身后所留下的辉煌的文化传统，现在正倍受世人瞩目。从公元 874 年起，冰岛人的祖先开始在冰岛定居；公元 986 年，一些无畏的冰岛人移居格陵兰岛；大约在公元 1000 年，他们发现了美洲东海岸，并在那里进行了几次探险航行。在这些事件中，从维京时代发展起来的航海技术及形成的无畏精神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目前出版的萨迦中，《红色埃里克萨迦》和《格陵兰萨迦》讲述的就是这些非凡的成就。比如，中国读者将会认识一位名叫古德里德·索尔比约纳多蒂尔的女性，在与其同时代的女性中，据信她走过的路途最远。她曾多次横渡汹涌澎湃的大西洋。她在美洲生了个儿子，名叫斯诺里·索尔芬松，据说他就是在美洲大陆上出生的第一个欧洲人后裔。传奇还讲述到古德里德后来不远万里去了罗马和梵蒂冈以及最终返回她的出生地冰岛的故事。在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她要在那里安度晚年。冰岛萨迦尤为不凡的是它们第一次为人类用文字记录了欧洲人和北美土著之间的交往。人类第一次环绕地球，画了一个完整的圆圈。

对这些事件，大多数人依然不甚知晓；最近发现的证据表明，早在秦朝之前，也就是在公元前 221 年之前，中国就有人从地球的另一个方向航行到了美洲（《中国日报》1999 年 8 月 27 日），这一事件也同样鲜为人知。尽管如此，人们还是相信，与中

国人的早期接触影响了很多美洲土著部落的文化。中国人和冰岛人的这些航行都远远早于哥伦布所生活的时代（1451—1506）；而且，尽管哥伦布曾四次穿越大西洋，到过加勒比地区，但他却从来没有踏上过北美大陆的土地。

今年是冰岛人的地理大发现航行（包括“幸运儿莱夫·埃里克松”的美洲之行）1000周年，冰岛和美洲都将举行纪念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在华盛顿市著名的史密斯研究所举行一个重要的展览：“维京：北大西洋萨迦”；另外，一艘仿制的维京海盗船将从冰岛启航，经格陵兰驶往美洲。这一庆祝活动也是为了颂扬今天依然存在的、关乎人类在地球及太空未来命运的那种勇于开拓的精神。

在文章的最后，我必须以深切的感激之情提及我们与商务印书馆的密切合作。在我们同他们联系之后不久，他们就大胆地决定出版这套萨迦，这是使冰岛文学遗产走向世界的最重大的步骤之一。该馆总经理杨德炎先生、副总编辑徐世谷先生以及外语编辑室主任韩文殿先生对萨迦中文版的出版都投入了极大的热情。责任编辑鲍静静小姐在指导出版的每个细节上都认真仔细、一丝不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冰岛萨迦的中文译者们从事了一项开拓性的、远非简单的事业，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其中一位是年轻的口译译员周景兴先生，在访问冰岛之后，他被冰岛萨迦深深地吸引住了。正是他对冰岛萨迦的浓厚兴趣才促使冰岛驻华大使馆和商务印书馆开始商谈该书的出版事宜。主编石琴娥女士以其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对冰岛及其他北欧文学的长期研究为本套书的审定作出了贡献。另外，在这里还要提到的有林桦先生、陈文荣先生和金冰小姐，他们为本



书的翻译倾注了不少心血，其中林桦先生已经从事北欧文学译介多年。阿尔尼·马格努森所长韦斯泰恩·奥拉松博士为本书写下了详尽透彻的序言，并介绍了每部萨迦的内容，其深厚的学术造诣跃然纸上。六位冰岛画家专为萨迦的中文版创作了精美插图，为本书添色不少。这里要特别感谢为这项活动提供资金支持的冰岛房地产基金公司。最后，还应感谢为本项目提供宝贵支持和帮助的、在比约恩·比亚尔纳松部长领导下的冰岛教育文化部，以及该部常秘古德里德·西古尔达多蒂尔女士和处长凯瑞塔丝·古纳思多蒂尔女士。

这个项目的目的是把冰岛人民的骄傲——冰岛文化传统——介绍到世界上最大的、拥有自己丰富的文化传统并将其与世界各国人民共享的国家。冰岛大使馆的有关人员，拉格纳尔·鲍德松参赞、翻译兼秘书张琳女士及我本人为能够参与到这一项目中感到由衷地高兴。

2000年1月于北京

中文版前言

韦斯泰恩·奥拉松^①

一 冰岛和萨迦

冰岛社会的由来和特征

博学者阿里·索吉尔松在 1125 年前后所著的《冰岛人记》是保存至今的最古老冰岛语的文字记载，他在书中写道：

“冰岛最初系金发王哈拉尔德在位期间由来自挪威的移民所定居……当时，多毛的拉格纳尔的儿子伊瓦尔已将英格兰国王圣埃德蒙德弑杀。这是基督降生后的八百七十年。”

9 世纪中叶后不久斯堪的纳维亚的航海者们发现了冰岛。约公元 870 年之后，从挪威迁徙而来的移民们开始抵达。到了公元 930 年左右这个国度已人满为患。前来冰岛拓殖定居的人数大约在一万至二万之间，而自公元 1100 年以后人口的总和按保

007

① 韦斯泰恩·奥拉松(Vesteinn Ólason, 1939—)教授，自 1999 年起任冰岛古籍手稿馆馆长。曾任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冰岛语讲师(1968—1972)、挪威奥斯陆大学冰岛语教授(1985—1991)、加利福尼亚大学客座教授(1988—1989)和冰岛大学冰岛文学教授(1991—1999)等。曾获瑞典乌普萨拉古斯塔夫·阿道尔夫皇家学院奖(1990)和冰岛文学奖(1993)。著有冰岛文学史(I—II, 1992—1993)等。



守的估计约在四万至七万之间。这些人居住在沿海或者峡湾谷地的农庄上。由于以前未曾被开垦种植,渔场亦未曾遭过捕捞,因而物产十分富饶,这就无疑使得早期的定居者生活容易得多。冰岛受到墨西哥湾流的影响,那时(并且至今如此)天气相对来说颇为温和,然而气候变化无常,再加间歇性的火山喷发,还有北冰洋飘流过来的浮冰堆积,以至于人畜在忍受日常的困苦之外还会遇到突如其来的灾祸。幸好最初的定居者和他们的子嗣在前几个世纪都遇上了比较温和的好天气,可是从12世纪以后天气就开始大大地变坏。

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基督教化大抵发生在10至11世纪。公元999年或1000年冰岛人在冰岛的阿耳庭(即国民大会或议会)正式接受基督教。皈依基督教彻底改革了文化,不仅是宗教亦涉及世俗社会。然而,这些变革并不是朝夕之间就发生的,人们亦不会突然一下子就把头脑里的异教思想彻底肃清。相反地,基督教只翦除那些容不得他人的思想,因而对基督教的理解和接受无疑地总是受到思想上以前的习惯所制约。

从拓殖定居伊始直至12、主要在13世纪冰岛人着手撰写文学作品之间,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大陆上发生了重大的社会变革。以自由农为主体阶级而中央集权仅仅萌生于原始概念之中的各地小王国逐渐兼并成为全民族的王国,其疆域大致和今日诸国国界相同。中央集权的君主政体得到稳步加强,而与此同时自由农阶级却分裂成为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而在其顶端则是一个类型各异的贵族。挪威在13世纪后半叶老王哈康·哈康纳尔逊(卒于公元1263年)以及他的儿子和孙子在位期间,这一发展达到了高潮。

正当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发生这一连串变革时，冰岛社会却独辟蹊径另走自己的道路。自由农保持住了他们的自由，直到1262年，它的社会特征是既没有王室也没有号令天下的君威王权，更未设立各种制度机构。全国居民仅仅靠一部不成文的习惯法律联系结合在一起。这部法律给予“戈多尔德”（按字面上的本意是：神圣的话）的拥有者戈狄以特有的权利。戈狄们也许有某些宗教上的职司，但是他们可以任命当地法庭的法官也可以任命阿耳庭的法官，他们拥有立法的职能。每个农夫务必宣布他效忠于某个特定的戈狄，不过至少在理论上他们可以自由地放弃这一效忠而去依附另一个戈狄。除了在法律上规定的职司之外，戈狄们常常在解决怨仇纠纷中起重大作用，或是作为诉讼双方中的一方领袖，或者是作为仲裁者。这样的政治制度必然很不稳定牢靠。在12和13世纪里，真正的权力聚集到不多几个家族手里，于是权力均势被扰乱了。这个国家还十分依赖于对外贸易，才能保持住他的人民尤其是头领们所须臾不可缺的那种文化，而贸易却逐渐地被挪威人所接手过去，其实或多或少被挪威国王所控制住了。冰岛内部的倾轧冲突造成了政局混乱不堪，而恰恰在这段时期里挪威的君主政体正在日益加强，国家机构得到了发展。这种形势为哈康·哈康纳尔逊国王提供了方便，使他终于在1262—1264年期间成功地迫使冰岛人宣誓臣服于挪威国王。自此之后，冰岛便朝着封建主义方向发展；这一发展进程彻底改变了社会的某些方向，尽管从未走得很远。

旧的社会和伦理秩序意味着：不论地位高低，自由人的生命只能由他们自己负责，可是每逢他们自己的，或者是家族或戈狄的利益和荣誉处在危急之中时，他们常常不得不挺身而出用他



们自己的生命去冒风险。众所周知，凡是在行政权力薄弱甚至毫无行政的权力的社会里，男人们英雄行为的严密准则很可能为编写故事产生出许多素材，而冰岛的情况恰恰如此。

由挪威徙迁来的定居者们所带到冰岛来的诗歌和传奇流传下来能被我们念到的，都只是后来几个世纪里用文字记载下来的。可是，它们谅必都是更早时候在挪威、或者挪威人所到的任何地方、甚至是其他日耳曼人所创作的。到了这些口头传说终于被笔录成文的时候，它们早已由冰岛人经过几世纪的改编和重新创作，毫无疑问受到了这个国度的自然条件、社会和其他方面的影响。因而无法得知在把定居者们所带来的口头传说笔录成文这段时期里究竟有多少文化遗产得到了切实的保存。毋庸置疑，有不少内容是后来才流传开来的，也肯定有些别的东西是在这个国度里增添进去的，更何况基督教的传播引发了一场文化上的革命。

在异教时代里，集政治和宗教功能于一身的戈狄们在基督教普及之后仍然保持住了对世俗事务的影响力。这个国家里最重要的一些家庭派出他们的子弟前往欧洲大陆或不列颠群岛在那里的教权机构里留学，冰岛不久（1056年）就有了出身于这样一个家庭的本地出生的主教。不消多久，学问便如同斑斓的鲜花般地在这个国家里繁茂起来，而且从12世纪初叶以来开始结出了文学作品的丰实硕果。

冰岛虽然面临种种不利条件然而它的口头文学极其丰富多彩。根据对历史所作的比较分析表明它拥有深远的渊源。众多的线索可以追溯到日耳曼各民族邈远的往昔，不仅北欧海盗时代的初期（约公元800年）甚至民族大迁移时期（约公元400

年)。在这个僻居一隅而自然条件十分严峻的岛屿上竟然有如此众多的诗歌不仅以口头吟诵得以保存下来，而且还笔录成为书面的文学作品，这真是件不可思议的奇事！

冰岛古诗乃是日耳曼各民族的先基督教时期的神话以及日耳曼各民族的英雄史诗和传奇的得以保存至今的最为丰富的来源。从挪威徙迁到冰岛来的定居者们非但将古诗和古传奇爱惜珍藏下来，他们亦抱着强烈的兴趣关注着斯堪的纳维亚和周围国家所发生的事件，并且用这些事情来创作出新的诗歌和故事。直接专注于用当代事件为题材创作出新诗的是那些号称“行吟诗人”的歌者，这些冰岛诗人往来于斯堪的纳维亚各个国王和其他王公贵族的宫廷之中，吟唱出赞美他们的诗歌，这些诗歌的诗体独突、诗节与众不同而音韵格律异常抑扬顿挫。他们诗篇的有些章节得以保存到书面写作的年代。有一种论证断言：这些诗节常常伴有与诗中描叙的国王和英雄有关的简短散文，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各种类型的萨迦

中世纪冰岛的手稿保存了数目众多的叙事散文，有些作品篇幅相当冗长，所有这些作品统统被称为“萨迦”。在这个概括性的类别之中还可以分成几个重要的类型，其中有：国王萨迦、主教萨迦、北欧古代传奇英雄萨迦、武士萨迦和圣贤萨迦等等。还有一种称为《冰岛人萨迦》或是冰岛人的家族萨迦，所有这些作品都统称为冰岛萨迦。

冰岛语中的“萨迦”一词是由动词“说、讲”衍变而来，它的本意简而言之就是“叙述”或者是“讲故事”，姑且勿论它的长短、新



旧、是真事还是杜撰。这个名词有时候也用来作为描写一个故事中按顺序讲述到的一连串事件。在许多欧洲语言中，“萨迦”已成为一个标准名词，用来指描写中世纪冰岛或者挪威的英雄故事，或者指的是讲述一个家庭超过一代人以上重大事件的长篇记叙作品。

由佚名作者所著，叙述一个特定时期的冰岛人的故事已被称为《冰岛人萨迦》而闻名于世。在现代学术的应用之中发现，“冰岛人萨迦”这一名词已不敷囊括中世纪手稿保存着的卷帙浩繁的所有冰岛人的故事。它只能用于专指有相当长度的、集中于描述相对来说一小批冰岛家族的人物生活的记叙故事。这类记叙故事的情节重要部分发生在约公元 930 年随着阿耳庭的设置旧社会得以确立，直至约公元 1030 年基督教开始影响到社会结构的这一段时间里。然而开场的楔子片段可能会述及挪威和冰岛在金发王哈拉尔德和他的儿子们在位统治期间所发生的事件，也就是约公元 870—930 年来冰岛拓殖定居的主要时期。萨迦中的英雄或许会遨游外国，最频繁的是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和不列颠群岛，但主要情节通常发生在冰岛而且扎根于男人们殚精竭虑进行仇杀所用的方式手段，纠纷闹得不可开交时最终可能通过司法审判系统来解决他们的冲突，尽管它的法庭并没有任何公众行政权力机关撑腰。虽然偶尔也有女人们卷进仇杀活动，然而在械斗冲突中和继之而来的解决则往往由男人们出面代替她们行动。任何一个自由人都可以在一场仇杀起始阶段扮演主动攻击或者受害牺牲的角色，然而愈是到后来愈是由有势力影响的人来率众行事，此类人物通常是一位戈狄。

大约有四十部左右的萨迦可以从讲述冰岛事情的记述作品

中区分出来，它们都是较为简短的故事，通常称为“塞蒂尔”，主人公都是冰岛人，情节更为集中。还有神职人员和教堂里讲述的萨迦。最后，还有一种讲述 12 和 13 世纪冰岛头领们之间冲突的萨迦，它们大多被搜集在以《斯图隆萨迦》而闻名的汇编之中。如果把这些作品划归成为单独的流派类别，前文提到的对“冰岛人萨迦”所下的定义几乎无法自圆其说。不过总起来看，它们独特的面目特征对其他冰岛萨迦和传说显然并没有多大影响，因而有充分理由按照存在已久的传统让这批萨迦另立门户自成一个单元，把它们看成是同一部落里的离群索居的一个家庭。这些理由在下文中自会见到分晓。

《冰岛人萨迦》的由来

除了有少数残篇断章已查明系来自 13 世纪下半叶之外，《冰岛人萨迦》或是保存在 14、15、16 世纪的小牛皮手稿里，或是在更晚时候的纸张手稿里。所有这些版本都是抄本，有时候甚至是按一个早期抄本几经辗转誊录，因而没有一个萨迦的幸存版本可以说成是作者原著的手抄本。然而，有充分理由可以相信多数的萨迦，也许几乎占全集的三分之二的版本，尤其是主要作品的大部分，都是在 1262 年冰岛人宣誓臣服于挪威哈康国王之前，也许更为经常的是稍后的这段时间里著写出来的。因而现在留存下来的版本是在 14 世纪里誊写出来的，偶尔也有的甚至是 15 世纪誊写而得的。

萨迦学者们久已非常关注《冰岛人萨迦》同口头传说之间的关系。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萨迦究竟是否或多或少地逐字逐句地体现了早先存在的口头传说，抑或它们是另起炉



灶的独立文学创作。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了一两个世纪，尚未能达成共识，然而它仍然作为争端的中心问题而继续存在。

在13世纪的冰岛，描叙10世纪和11世纪初期的口头传说谅必依然生气蓬勃地存在着。《冰岛人萨迦》的许多叙述素材，诸如人物的姓名、他们之间的关系，事件的详情细节以及它们的发生地点等等，都是从这类口头传说中因袭而来，并且沿用成为萨迦的叙事常规。虽然这些叙述一定程度上本来就是讲解历史，可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神话和民间故事影响，而技巧炉火纯青的说书人亦势必会留下他们技艺的痕迹，对叙述的素材或是增添内容或是修饰风格。至今尚无迹象表明存在某种口头讲述的萨迦，其长度和情节的错综复杂足以同书写成文的萨迦相提并论而它的讲述却僵化固定一成不变的。似乎很有可能这类传说是随机应变的。讲故事者或者萨迦说书人一边讲述一边就顺口把“口述萨迦”创作出来。他们会十分注意按当时场合和听众的性质，将这些片断掺融到传说之中再以传统的方式讲述。书面萨迦所形成的体裁乃是一种文学著作现象，它衍生于冰岛人从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中所知得的叙事格式，这种体裁深受书面文字交流的基本性质所制约，在讲故事者与听众之间缺少直接的沟通。

十分必然会作出这样的设想，即是：口头传说和文学著作活动并肩繁荣了很长一段时间，彼此影响相得益彰，然而从长远来看终究是书籍以及笔录成文的思想赢得了胜利。那些得以保存流传到我们手中的萨迦无一不是文学述著的作品，亦即由作者来决定何时开始何时结束，有哪些事情需要收录入篇，并且由这个作者字斟句酌著写成文。尽管后来流传的抄本也许会作出重